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ZHONGGUO YIAOXIAOSHUO
MINGJIADANGAN

生 命

曹德权◎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ZHONGGUO XIAOXIAOSHUO
MINGJIA DAN CAN



生 命

曹德权◎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曹德权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 7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

ISBN 978-7-5112-0760-9

I. ①生… II. ①曹… III. ①小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36384 号

生 命

◎著 者: 曹德权

◎出版人: 朱 庆

总 策 划: 尚振山

◎责任编辑: 朱 宁

封面设计: 叁棵树设计工作组

◎责任校对: 徐为正

责任印制: 胡 骑 宋云鹏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3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33,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mail: gmcbs@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制: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装 订: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720 × 1000 1/16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4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0760-9

◎定 价: 27.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序

最近几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开始接触并关注小小说文体和小小说作家作品。在我的印象中，小小说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文体，它的源起可以追溯到《山海经》《世说新语》《搜神记》等古代典籍。可我又觉得，小小说更是一种年轻的文体，它从上世纪 80 年代发轫，历经 90 年代的探索、新世纪的发展，再到近几年的渐趋成熟，这个过程正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 30 年同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和非常有意思的文化现象，而且这种现象昭示着小说繁荣的又一个独特景观正在向我们走来。

首先，小小说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符合读者需要、很有大众亲和力的文体。它篇幅短小，制式灵活，内容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气息，所以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历经 20 年已枝繁叶茂的小小说，也被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当做“话题”和“现象”列为研究课题。

其次，小小说有着自己不可替代的艺术魅力。小小说最大的特点是“小”，因此有人称之为“螺丝壳里做道场”，也有人称之为“戴着

镣铐的舞蹈”，这些说法都集中体现了小小说的艺术特点，在于以滴水见太阳，以平常映照博大，以最小的篇幅容纳最大的思想，给阅读者认识社会、认识自然、认识他人、认识自我提供另一种可能。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小小说文体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离不开文坛有识之士的推波助澜，离不开广大报刊的倡导规范，离不开编辑家的悉心栽培和评论家的批评关注，也离不开成千上万作家们的辛勤耕耘和至少两代读者的喜爱与支持。正因为有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小小说才得以在夹缝中求生存、在逆境中谋发展。

特别是2005年以来，小小说领域举办了很多有影响力的活动，出版了不少“两个效益”俱佳的图书，也推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标志性的作品。今年3月初，中国作家协会出台了最新修订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正式明确小小说文体将以文集的形式纳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评奖。而且更有一件值得我们为小小说兴旺发展前景期待的事：在迅速崛起的新媒体业态中，小小说已开始在“手机阅读”的洪潮中担当着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这一点的未来景况也许我们谁也无法想象出来。总之，小小说的前景充满了光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小小说名家档案》的出版就显得别有意义。这套书阵容强大，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由100个当代小小说作家一人一册的单行本组成，不愧为一个以“打造文体、推崇作家、推出精品”为宗旨的小小说系统工程。我相信它的出版对于激励小小说作家的创作，推动小小说创作的进步；对于促进小小说文体的推广和传播，引导小小说作家、作品走向市场；对于丰富广大文学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的人文精神世界，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写作能力；对于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市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最后，希望通过广大作家、编辑家、评论家和出版家的不断努力，中国文坛能出更多的小小说名家、大家，出更多的小小说经典作品，出更多受市场欢迎的小小说作品集。让我们一起期待一种文体和一个作家群体的崛起！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管委会主任

何建明

目 录

■ 作品荟萃

逃 兵	(1)
童神掌	(4)
勋章上的微雕	(6)
憨 愠	(8)
残缺的馒头	(10)
血 婴	(13)
百龟图	(15)
“刁民”海三	(17)
高婆婆	(20)
岳黑丁	(23)
驼 八	(26)
血 债	(28)
斜 佛	(30)
大山里来了地质队	(32)
狱侦特情	(35)
国 债	(38)
一 生	(41)
血 扇	(44)

老龙滩有条大乌棒	(46)
大山的情绪	(48)
村情	(50)
昨日的记忆	(52)
生命的原色	(54)
暗号	(56)
贺结巴	(58)
一路追杀	(61)
欧阳倩子	(64)
最后一张汇款单	(66)
头彩	(69)
玩笑	(71)
背景	(73)
肖驼背儿	(75)
赵莽娃	(77)
惯性	(79)
张贤老	(81)
死去活来	(83)
苏大拿	(85)
革刑	(87)
“穿山甲”江震龙	(90)
入住总统套房的孩童	(93)
冉倔头	(95)
沈瘸子	(97)
怀济和尚	(100)
天井	(102)
雷少爷	(104)
狗事	(107)
磨子井	(109)

湘童子	(111)
有辆小车栽下了田	(113)
窝 子	(116)
六公安排你坐牢你就去吧我的乖乖	(119)
乔六指儿	(121)
鼓手李	(124)
独耳黑郎	(126)
独臂张	(128)
水 莲	(130)
郑三嫂进城	(133)
岩 雕	(135)
伤心酒吧	(137)
光头儿效应	(140)
天 天	(142)
走错门	(145)
一个不算故事的故事	(147)
猴王饭庄	(149)
沙僧新闻	(152)
岩 崩	(154)
长 发	(157)
有关植树节的专题节目	(159)
小偷荐官	(161)
恼人的柚子	(163)
空 白	(165)
心 程	(167)
鸟 性	(169)
获奖者	(171)

■ 作品评论

- 小小说的诱惑 杨晓敏 (173)
艺术个性与创作流变 刘海涛 (175)
“川辣子”曹德权 孙方友 (179)
曹德权小小说创作论 顾建新 (181)
作家曹德权及其著作 李吉鸿 (184)

■ 创作心得

- 小小说散论 曹德权 (191)

■ 创作年表

- 创作年表 (196)



逃 兵

“预备——”随着执刑官的一声厉吼，一排枪刺齐刷刷地抬起，对准了五米外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十一条汉子。

十一个战场逃兵有的耷拉着头，有的双目紧闭，有的瞪圆充血的双眼盯着执刑官，有的嘴角斜拉出一丝惨笑……

逃兵们面前，肃立着一千多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国军弟兄。这场恶仗拼去了三千多条国军弟兄的生命，换来日军一个半大队的尸首。此时，一千多生者愤怒地盯着面前这十一个败类，十一个丧失血性的孬种。

逃兵是在上士班长向二狗的带领下从河堤上溜走的，他们没跑出去，被连长带人截住。

少将旅长冷酷地盯着面前这十一个兵，鼓起的腮帮抽搐着。

执刑官的右手凝固在右耳上方，就要劈下。突然，少将旅长向执刑官摆了摆手，执刑官举起的右手缓缓放下，行刑队抬起的枪刺缓缓放下了。

少将旅长来到向二狗面前：“你说，你为什么要带着全班当逃兵？！”

“旅长，我错了，我前天接到家里的信，我媳妇被保长给糟蹋了，跳了井……我七十岁的老娘……也气……气疯了！我想，这一仗我们会被打死的，打死了，我怎么报仇呐？！我就……就……跑了！”向二狗泣不成声。

少将旅长盯住向二狗，一言不发。

“旅长，我向二狗不是孬种呵！我不是孬种呵！我犯了军纪，死而无怨，只求旅长为我做主，给我报仇呵！”向二狗仰天惨嚎，咚地跪下。

少将旅长将向二狗扶起，命人拿来十一支手枪，二十四颗手榴弹，蹲下身亲手将手枪压满子弹，然后站起，亲手解了逃兵们身上的绳索，再将

枪和手榴弹发到逃兵们手上。

少将旅长的双眼挨个儿将逃兵们扫过，说：“生死一人一回，你们犯了军纪，罪不容留，必须死！可这个死法，如何对得起父老乡亲？！你们……自个儿选个死法去吧！”

逃兵们惶恐而不解地望着旅长，好久才回过神来，向旅长行了个礼，拖着沉重的双腿在一千多生者鄙视愤恨的眼光下离去了。

五天后，情报处长将一份详细书面报告送到少将旅长手上，下面是一段节录：

“逃兵李二牛、何喜发，刑场下来后逃往伏牛山，加入赵明英匪部；逃兵方财旺、陆邦才，日前夜袭高桥日军弹药库，炸毁其2号炮弹库后滚入烈火中自焚；逃兵王磊、王玉清，深入汪伪张汉田旅部，击毙张旅参谋长高志国部下多名，弹尽拉响手榴弹自尽；逃兵刘四方、魏功德、毛金银，在上士班长向二狗带领下，猛攻日高堡车站，炸翻日军军列，击毙日伪军多名，向二狗及手下三名逃兵全部阵亡……”

少将旅长长久地盯着报告，叹了口气：“派出两个小组，将李二牛、何喜发和那个保长杀掉！余下这九名逃兵……把他们记入阵亡将士英名录吧！”

半月后，派出去的两个小组先后回来，报告李二牛、何喜发二匪已被击毙，只有那个保长不知被何人砍了头，祭了向二狗媳妇的坟！

少将旅长正惊异间，忽听门外一声报告，两个卫兵架了一个血肉模糊的人进来！

少将旅长吃惊地盯住血人：“是你！”

血人正是向二狗！

少将旅长逼前一步：“你，怎么没死？！”

血人艰难地喘着气，从怀里掏出一件染血的衬衣，双手捧着挪前一步：“旅长，我们攻了高堡车站后，弟兄们掩护我冲出去……去杀保长，报仇！弟兄们要我报了仇把这件……衬衣……交给您！我，爬了三天，爬、回、回——来了……”

血人说完轰然倒下。

少将旅长展开那件衬衣，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六个血字：“我们不是逃兵！”

还有九个血写的名字。

少将旅长用衬衣裹了向二狗的尸体，紧紧地抱着他，走出旅部，走向操场……

这一夜，一个国军少将旅长为一个死去的国军士兵守了一夜灵。

童神掌

童神掌名玉堂，号宗翁，乃小镇一奇人。他年过八旬，竟能端坐如钟，行走步健，并不要扶手杖。每顿上三两白米饭二两粮食酒，作息极有规律。看情形，这是个奔百岁高寿处走的人。

童神掌不是武林中人，乃小镇一神医。说是神医，他并不精医理，号脉把诊，望闻问切，他却不屑，专治跌打损伤。闪了腰错了颈，崴了脚扭了屁股断了手什么的，只要是生伤不曾整断骨头，找到他就是绝对遇到了神医。

他给人治伤很特别，问明伤处，探手给你摸一摸、捏一捏。有的捏你两爪就好了，有的给你两巴掌就行了，有的踢你一脚就对头了。他说这跌打损伤不算回事儿，实际上就是骨头骨节错了位，两掌整复原了就行了，这叫接逗，算不得手艺的。

他说不算是手艺，小镇人却把他这一手看得很神，称他童神掌。名号一响，方圆几十里有此类伤情者便都找上门来，甚至还有几百里外专程前来小镇找他诊治的。童神掌不论何人，伤情轻重，每人一律收费六十元包好。如没有治好，诊费加倍奉还。但小镇人还从来没见过他退诊费的。

童神掌每日里诊治一二十个伤者，收入自然可观。但他生性乐善好施，把钱看得并不紧要，且立下一个怪规矩，每收六十元钱中，提五元给小镇敬老院，提十元补贴志愿军老兵的生活，提二十元给镇小学，提十元给军烈属，剩下的才归自己。每月下来，他都要亲自把这些钱送到镇政府有关部门帮他代发。

镇子里的人们，对童神掌的德行皆交口赞誉，其威信自然远在镇书记、镇长之上。

此后小镇出现许多奇事，先是童神掌被选为镇人代会代表，此后届届满票当选。童神掌本是心性率真的人，现在他是人民代表了，便极认真地参政议政。镇政府对老百姓的提留多了他要提意见，教师工资没按时发他要出面呼吁，干部进了饭馆大吃大喝他要干涉，弄得镇政府的头头脑脑们见到他就紧张。

镇政府的镇长在童神掌当人民代表后，有三任被他弄丢了官。童神掌提意见从不在背后提，大多是在人代会上说。第一任镇长因下乡经常打的，他说下乡打什么的呢，过去的镇领导骑个洋马儿（自行车）不照样下乡吗？你下乡一次花几十元打的的钱，你干脆就别下乡，还少开支许多冤枉钱！他在会上发这一嗓，结果人代会代表们都听他的，这个镇长就落选了！此后的两任镇长，一个因进OK厅抱小姐，一个因进茶坊同几个包工头打牌赌大钱，皆被他在人代会上发一嗓给弄下了台。

童神掌八十五岁这年，决意不再当人大代表了，他向人说：“现在我们选出了好镇长，再加上我也老了，选好了人我也就放心了。”

好镇长姓段，是个实在人，原来是个村支书。他上台后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深受乡民的拥戴。也是他同童神掌有缘，这天，他下乡帮村民搞稻鱼共生的科技项目时摔下了田，扭了颈子。

段镇长偏着个颈子回镇子找到了童神掌。

童神掌向前瞅了瞅，突地出口令：“立正！”

段镇长下意识地站好，做了个立正的姿势。

童神掌点点头：“好，好，身正不怕颈子歪哟！”

童神掌说完一耳光扇向段镇长，响亮的耳光中伴着喀嚓一声。

段镇长扭了扭头：“哈哈，硬是一点儿都不偏了。神掌，神掌！”

勋章上的微雕

那个眼镜似乎特不喜欢说话，右手执雕刀，左手捏着那绷上了头发丝的小木片，只见右手微微颤动，一件艺术品在这屏息静气的微微的颤动中完成了。

在眼镜的脚边，放了一张白纸，白纸上放着一把高倍放大镜和头发丝、象牙片什么的。三三两两的行人围上去，端起放大镜观看那些微雕作品，一围儿都是啧啧惊叹声和赞美声。

时不时有问售价的，眼镜便报一个价，不再说话，任人们七嘴八舌评说他的艺术和售价。

他的微雕作品售价不低，但很受卖。

在眼镜身边，几天来一直蹲着个提拐杖的老者，不言语，只痴痴地望着眼镜那双手。

第五天上，老者似乎下了某种决心似的，掏出一枚金灿灿的勋章递到眼镜面前，急切地问道：“小同志，这上面能刻下三百二十七个人的名字么？”

眼镜接过勋章，看清这是一枚战斗勋章，连连点头道：“这三百二十七个人都是……？”

“他们，都是些普通人。”老人显得有些激动，递给眼镜一份名单：“他们早已不在人世了，死时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二十九岁。这是从瑞金出发长征时的一个连，这个连到 1949 年 10 月 1 日，共献出了三百二十七条生命……现在，只剩我了。”

老人不再说什么，两眼盯住眼镜。

眼镜圆张着嘴盯住手中的名单，也不说话。

“我有个要求，”老人说道，“你能不能现在就刻？我想守着你刻完这些名字。”

眼镜点点头，放下手中的物件，将勋章放手里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捡起刻刀，右手随即在上面微微颤动。一会儿又闭上了双眼，闭一会儿看一下纸片上的名字。

老者仍是痴痴地看着他的双手，一种激动的情绪似乎永远刻上了他那经历过长期艰难困苦生活磨炼的脸面。

好久好久，眼镜终于停了手势，长喘一口气，将放大镜和勋章递到老者手上。老者急忙取出老花镜戴上了，抓着放大镜停在勋章上面。又好久好久，他放下放大镜，眼角已盈满老泪！

老者将勋章小心包好，放进怀里，然后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三百元钱，放在眼镜手上：“谢谢你，小同志！你了却了我一个多年的心愿！”

眼镜接过钱看了看，站了起来，弯腰递还给老者：“这钱，我能收么？！”

老者也站了起来，犹豫了一下，终于将钱接回来放进了衣袋，然后放下拐杖面对着眼镜，双腿并拢，收腹，抬起右手，一个标准的军礼！